



鲜卑山考

陈 连 开

鲜卑山，是鲜卑人因以为号的地方。目前所能见到关于鲜卑山方位的记载，最早的是释道安的《西域记》和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两书所记一在河西，一在辽西。根据先秦与西汉北方古

族活动的情况，以及两汉在东北的地方行政建置看，辽西显然不是鲜卑发源的地方，河西则更加不是。自杜佑起，对鲜卑山究竟座落何处，已感到迷惑不解；后来各家虽有考证，也终未破的。

鲜卑族，在我国古代史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古族之一。自西汉晚期起，它们开始从大兴安岭地区出发南迁与西迁，到东汉末分布在东起辽河、西到乌孙，广袤逾万里的地区，部别繁多。东晋十六国时，这个民族曾建立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代等一系列割据王国；南北朝时期，更在中国北部建立过一系列王朝。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鲜卑曾吸收融合匈奴、乌桓、氐羌和汉人形成许多部别，然后差不多又全都汉化，成为隋唐时期汉人的主要来源之一。作为一个古族，鲜卑在唐代已基本消失，然而汉化的鲜卑贵族在隋唐统治集团中，仍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北魏至隋唐时的室韦人、契丹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无不与鲜卑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因此，考订鲜卑山的原址与鲜卑山地名的迁徙，不仅对探讨鲜卑人及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有意义，也对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史与中国疆域形成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前人对此问题探源讨骥，做过许多考证，但由于没有确实无疑的文化遗存作物证，虽众说纷纭，大体仍属推论。现在，由于嘎仙洞鲜卑石室遗址的发现^①，对鲜卑山的源与流，作个全面考察，从而作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已经有了可能。我对鲜卑史所知甚少，为其重要性所鼓舞，试作鲜卑山考。

文献关于鲜卑起源的记载

鲜卑，作为一个古族，在先秦西汉是存在的，但未与中原直接交往，不为当时人们所知。然而，鲜卑一词，在先秦与西汉文献中，却累见不鲜。

《楚辞·大招》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的描写，东汉王逸注：“鲜卑，袞带头也。言好女子之状，腰支细少，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约而束之也。”《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遂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汉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曾以“黄金胥氍”赠冒顿单于，《史记·匈奴传》黄金胥氍条《索隐》谓：“《汉书》见作‘犀毗’，此作‘胥’者，犀声相近，或误。张宴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比，亦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在这些文献中，“鲜卑”又作“犀毗”、“胥氍”、“师比”、“私钗”（见《淮南子·主术训》高诱注）等异译形式，都是指一种胡革带和带钩，而不是族名。然而此带既由东汉人直称鲜卑带，当是鲜卑文化影响达于中原的表现，其中介大概是东胡。

东汉初年，鲜卑作为族称，正式出现在中国史册中。东汉魏晋史家认为鲜卑是东胡的一



支,因鲜卑山得名。今所见自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记》、王沈《魏书》等记载,都是一致的。《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可作代表:“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由)自与乌丸相接。至光武时,南北单于更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

不过,东汉所知鲜卑人主要是东部鲜卑。魏晋史家承东汉以来记载,相信鲜卑仅仅是冒顿灭东胡时“远窜辽东塞外”的东胡“余种”,因“保鲜卑山”而得名。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齐时,魏收撰《魏书》,是根据鲜卑贵族审订的北魏《国记》(邓渊等撰)、《国书》(崔浩等撰)及其它官文书与私家谱谍总汇而成的断代史。其《序纪》叙北魏远祖发源及迁徙过程,是鲜卑人自己“人相传授”的口碑史料的文献记录。《序纪》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北魏宣称自己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固然是出自当时政治需要,是根据李彪等人建议杜撰出来的。但《序纪》叙北魏远祖可追索到百世,在大鲜卑山“积六七十世”,而且自嘎仙洞鲜卑石室发现之后,这种遥远时代历史的记录已得到证实,说明拓跋鲜卑本来就起源于大鲜卑山;东部鲜卑也应自有其早期活动区域。司马彪等人的“余种”说,大概由于东汉魏晋史家对鲜卑起源地大鲜卑山的原址究竟在何处不甚了了,仅根据鲜卑与东胡、乌桓族属、语言、习俗相近,而作出的推论。

大鲜卑山方位的确定

嘎仙洞鲜卑石室遗址的发现,为大鲜卑山方位的确定提供了物证。该遗址座落在大兴安岭北段顶端东麓,雄辩地证明了我国民族史与考古学关于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的论证是正确的^②,也证明了《魏书·序纪》有真实的历史作基础。

我们先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考察。

《序纪》载:北魏始祖力微“元年,岁在庚子”;其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曹魏景元二年,当公元二百六十一年,上推四十二个年头为黄初元年,当公元二百二十年,恰是“岁在庚子。”即,力微元年无可疑问。力微以后,《序纪》叙事具体,年代准确,也反过来证明力微元年在黄初元年的可靠性。因此力微元年,可以作为《序纪》中可靠的绝对年代。

力微的祖父名叫邻,追谥献帝。《序纪》说:“献帝邻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邻的南迁,自呼伦贝尔草原出发,经蒙古高原,到达阴山河套一带,即“匈奴故地”,其实是向西向南迁移。邻生活年代大概在力微元年以前六七十年,正是东汉桓、灵在位,鲜卑檀石槐号令各部的时期,也正是北匈奴已被东汉击溃西迁之后不久,

“鲜卑因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③的时期。元初胡三省注《通鉴》,首倡北魏远祖推寅即檀石槐时西部大人推寅一说,确实是个大发现。不过胡氏指的是北魏追谥的宣帝推寅,此推寅上距力微九世,自大鲜卑山南迁大泽(今呼伦湖),年代与地理都不能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寅相合。只有邻与檀石槐基本同时,他南迁到阴山河套也正是檀石槐鲜卑联盟的西部,史号第二推寅,即檀石槐西部大人之一的推寅,当可定论。

邻南迁以后,鲜卑与匈奴余众融合,形成了“鲜卑父胡母”的鲜卑新部,即拓跋鲜卑。

《序纪》称力微的父亲诃汾与草原上的“天女”相配，生下了力微，“故时人谚曰：‘诃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这显然是把这一融合过程神化了。

邻以上七世即宣帝推寅，他上距力微九世，若以平均每世25年至30年计，则当在力微元年之前270—220年间，即公元前50年左右，当汉宣帝末年至汉成帝在位时。推寅“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完工、札赉诺尔鲜卑古墓群^④被发现后，考古学界断为推寅自大鲜卑山南迁后的早期鲜卑遗迹。对两墓群的绝对年代不无异议，然而自推寅南迁至邻中经七世，当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因此两处古墓出土文物年代拉得较久，不足为奇。不过，这些出土文物都是较单纯的早期鲜卑文物，说明在邻南迁以前，拓跋的远祖还是比较纯粹的鲜卑人。

推寅上推五世是成帝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是大鲜卑山一带的部落联盟首领。毛的生活年代当在推寅之前一百五十至一百二十年间，当西汉初至文景时。毛以前在大鲜卑山“积六七十世”，“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经历过大约两千余年的原始氏族部落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嘎仙洞被发现以后，仅作试挖，即“已发现有相当厚的文化堆积”，“其中出土了很多手制夹砂灰褐陶片，还有骨镞、石镞等。从陶器的形制、加工工艺来看，与完工、札赉诺尔墓群出土的陶器，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但更具原始性。”^⑤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还出土了打制石器，证明毛以前“积六七十世”是可能的，甚至还可能有更早的人类生活在这一带。

总之，嘎仙洞文化遗存足以证明《序纪》所叙遥远的鲜卑历史的真实性，拓跋鲜卑起源于大鲜卑山是无可置疑的。从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情况看，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部落集团，大鲜卑山很可能泛指整个大兴安岭北段而言。若不，就是这个部落集团以嘎仙洞鲜卑石室为神圣中心，大鲜卑山是专指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的山地而言。不管何者为确，大兴安岭北段是拓跋鲜卑起源和原始游猎畜牧之区，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建立北魏的鲜卑人起源于我国极东北，其活动范围可能远达贝加尔湖以东以南的西伯利亚^⑥。

早期东部鲜卑所居鲜卑山

前已叙及《后汉书》、《三国志》所记载的鲜卑，主要是指东部鲜卑。

西汉初，乌桓分布在以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为中心的地区，而鲜卑在乌桓以北。“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⑦乌桓已从西拉木伦南迁。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再度获准“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⑧辽东属国在今辽宁北镇一带，可见东汉初乌桓已内迁到辽南辽西至冀北、晋北及河套以东的广大地区。踵随乌桓南迁与内迁，早期东部鲜卑也从鲜卑山南迁到以饶乐水为中心的乌桓故地。《后汉书·鲜卑传》称，“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就是指鲜卑南迁到乌桓故地的情形。东汉初，鲜卑再随乌桓南迁到辽东等五郡塞外。在南迁乌桓故地以前，鲜卑南与“乌桓相接”，东与夫余为邻^⑨，相当于今西辽河以北至霍林河一带，哲里木盟地区。考古发现这一地区分布的“舍根文化”，可能就是早期东部鲜卑人的文化遗存。

因此，早期东部鲜卑所居的鲜卑山，当在哲里木盟地区去寻求，而乌桓山应在此以南西

拉木伦河流域。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谓科尔沁右翼中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卷三又说阿鲁科尔沁西北“百四十里有乌辽山，即乌丸山”。《辽史·地理志一》上京乌州条称：“本乌丸地……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丁谦《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断言：“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考《游牧记》，阿鲁科尔沁旗北至乌兰峰，与乌珠穆秦旗界；又云，西北有乌辽山，即乌丸山。知乌桓、乌兰、乌辽、乌丸，名虽小异，实即一山。此山高大，为内兴安岭南行正干，所以部人东走时得据以自保，自是尊之为神，故有人死灵归是山之语。”此即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赤山，处西拉木伦河北侧大兴安岭南段尾部。此山以北四百里左右，即张穆所记鲜卑山，处霍林河沿，当大兴安岭南段中央。地理位置与史书所记乌桓、鲜卑南迁以前的情形吻合。所谓乌桓保乌桓山，鲜卑保鲜卑山，都是凭借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地带的屏障。因此，早期东部鲜卑人所居鲜卑山，或者泛指大兴安岭南段中央而言，或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之西。

若以上所论无大谬，则可断定大兴安岭是早期鲜卑人活动的区域，其南段为早期东部鲜卑原始牧地，其北段为拓跋鲜卑起源之区。故拓跋远祖若对早期东部鲜卑而言，可以称作北部鲜卑。它们是鲜卑早期的两大氏族部落集团，同居大兴安岭南北段，都自称鲜卑，并肯定自己的祖先因鲜卑山为号，可以说是同源的。“舍根文化”与完工、札赉诺尔文化遗存的共同性与差异，说明它们文化上大同而小异。至于两部分早期鲜卑人是否同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而后分化为两大集团，分大兴安岭南北以居，是大有这种可能的，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现来证实。

总而言之，童年时期的鲜卑，是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地带山居的游牧人。自西汉晚期分别从大兴安岭南北段南迁与西迁，到东汉末已呈扇形展开，东起辽河西至乌孙，与匈奴、乌桓等融合，形成许多部别。同源异流盖为鲜卑各部发展的真实情形，然而，不管是慕容还是拓跋，都自认其祖先起源于鲜卑山或大鲜卑山。

鲜卑山地名的迁徙

古代文献记载鲜卑山，现在所能见到的，以释道安《西域记》和崔鸿《十六国春秋》为最早。但二书所记都是随鲜卑迁徙的地名。

《太平御览·地部一〇》鲜卑山条引述《十六国春秋》：“慕容廆，先代君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破，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也，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另引《隋图经》：“鲜卑山，在柳城东南。”《通典·州郡八》营州柳城县条自注：“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塞外亦有鲜卑山，在辽西之北一百里，未详孰是。”

以后《寰宇记》抄《通典》，都是本于《十六国春秋》。综以上各书鲜卑山共有两处：一在棘城之东，《通典》指出其方位在柳城东南二百里；一在辽西塞外即辽西西北一百里。对此，自杜佑起已感迷惑。直至解放前，冯家升教授还认为：“鲜卑山乃具神话之意味，未必能指出今为何地。”^⑩

棘城之东与辽西西北百里，都在今辽西，这两处鲜卑山都与慕容部在辽西的迁徙有关。

慕容部是东部鲜卑主干。据《十六国春秋》记载，是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于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司马懿灭公孙渊在景



初二年(238),慕容部居棘城当在此时。此后该部一度入居辽东。晋太康十年(289),慕容廆又自辽东还居辽西徒河之青山。

柳城,汉县,慕容皝筑新城于龙山之西,改名龙城。考古发现已证实今朝阳市西南八里堡为龙城遗址所在;柳城旧址在龙城南,在今朝阳市西南二十余里的十二台营子汉代古城遗址,即是柳城县遗址。徒河当今辽宁省锦州市^①,北有青山。从《晋书·慕容廆传》载其入居辽西的情况看,可知棘城在北而徒河在南。《慕容皝传》记载段辽曾分兵两路夹击棘城,一路从西北柳城,一路从东南徒河,可知棘城在柳城东南,徒河西北,当在今义县境内。因此,《十六国春秋》说鲜卑山在“棘城之东”,《隋图经》说在“柳城东南”,《通典》说“(柳城)县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直隶九》徒河青山自注“或曰,鲜卑山即青山”,方位相合,然而是一处还是较近的两处不足详考了。

另一处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塞外。西汉辽西郡城盖为且虑;后有迁徙。《水经·濡水注》引应劭《地理风俗记》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直至西晋末,阳乐仍为辽西郡治。且虑遗址当今朝阳市以西^②,阳乐当今义县西^③。若塞外鲜卑山在阳乐西北百里,当在今朝阳市以北不远;若在且虑西北百里,也离朝阳北不过百里,都在辽西范围之内,离慕容皝龙城不远。因此,《十六国春秋》与《通典》所载两处鲜卑山,都是慕容部怀念其祖先而迁入的地名。把这两处误为鲜卑山原址,与鲜卑人的迁徙过程完全不能说通。

《释氏西域记》所记鲜卑山,见《水经·河水注》征引。释道安,东晋十六国人,较崔鸿更早。

唐以前,人们相信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在盐泽之东伏流地下,然后在积石山复出为黄河。然而《释氏西域记》记载了古人另一种说法:“牢兰海东伏流,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东流,至金城为大河。”(《水经·河水注》引文)

古盐泽,一名蒲昌海,因在楼兰附近,又名楼兰海,即今罗布泊。屯皇即敦煌,《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原注:“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颜师古注:“敦音屯”。释道安认为河源出昆仑在牢(楼)兰海东伏流,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复出地面东流,至金城(今兰州市)入大河,此即《水经注》所叙阾门河,今之青海省大通河。全祖望解释《西域记》阿步干条,说:“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谷、阿汗河…皆以《阿干之歌》得名。”由此可知,阿步干鲜卑山,即阿干鲜卑山,是吐谷浑部所命名的鲜卑山,以《释氏西域记》所叙方位看,是指今河西与青海交界处大通河源的祁连山。

吐谷浑原是慕容廆的庶长兄,因兄弟不和迁居陇上,后为部名。当其最盛时,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南十余里),北控祁连山。《汉书·武帝纪》天山条颜注:“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今鲜卑语尚然。”吐谷浑部为怀念其祖先以祁连山为其祖先发源的鲜卑山,又与辽西慕容所名鲜卑山区别开来,称为“阿干鲜卑山”。真是恰当不过了。

注:①⑥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2期。

② 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六及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托跋氏考》。

③ 《后汉书·鲜卑传》。

④ 参看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65年6期。郑藩:《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载《文物》1961年9期。又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⑥ 清末张穆、何秋涛、曹廷杰、丁谦等都认为西伯

利亚是鲜卑的对音。近人林传甲《黑龙江乡土志》谓大鲜卑山“即外兴安岭,今为悉俾尔。”

⑦ 《后汉书·乌桓传》。

⑧ 《三国志·乌桓传》注引王沈《魏书》。

⑨ 《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条:谓夫余“西与鲜卑接”。

⑩ 冯家升:《述东胡系民族》,载《禹贡》3卷8期。

⑪ 参见王鍾翰《战国秦汉辽东辽西两郡县考略》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4期。

⑫⑬ 《读史方輿纪要·直隶九》。

